

目

440

867.6

印 = 8

集部別集類

悉日精廬藏書志

卷三十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閑閑老人澄水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金趙秉文撰

後附墓誌銘

元好問撰

卷首有髯何焯之印兩

印

學以儒為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為主不根於理非
文也自魏晉而下為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
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為斯文
主盟近自擇其所為文章釐為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
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
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



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
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龔瞽無與乎視聽
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蘓之景歐者出
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庚
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引
何氏手跋曰按元遺山爲公墓誌及中州集序傳皆言盜
水集前後三十卷則公尚有後集十卷不知藏書家猶有
存焉者耶康熙癸未壯月夜直南薰殿燈下記
又曰歸潛志云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長士論
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
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
道性然其爲二家所求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

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刻之故二集皆行
於世外集豈卽後集耶漫記於此康熙五十年立春後二
日燈下焯書

又曰壬辰九月得李暎碧所藏舊抄本再校

又曰興化李暎碧家蓄舊抄本自云得之吾吳市中石門
呂氏傳之復抄以出鬻與此本間有多一二句處知李所
得者趙公之本然此本則後人病其繁冗而有所刪削也
壬辰秋冬之交積雨無事費數日校之何焯記

何小山跋曰借汲古閣鈔本影寫借朱竹垞太史本對校
兩家本子俱錯誤殆不可讀然朱本實勝毛本也安得元
槧本盡改其譌字爲快也康熙癸未仲夏小山記

黃鳥止于邱阿流丸止于甌臯群言止于公是夫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寒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嗶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于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踳駁淆混註誤後生益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覘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

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旣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旬磴彪炳今文古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耶其磊落之才闕大之器深識英眄爲世擲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堅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飾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群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

以行怪拙者以僭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
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
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
乎道復明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
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
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樂城李治引

淳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
時舉來丞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
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
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
轍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旣幸任廻道過廬陵吾州士
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
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淳
南古律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
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
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群書論議記釋其存而世
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
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淳南遺老集讀
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
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說經與史則詩文以
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
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淳南
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

委秩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
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星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
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涪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
龍翼夫序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
部潯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
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
十年得遇從游故子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
英游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
益實多然愛子最深誨子最切愈久愈親者潯南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
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

爲文不事雕琢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
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
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
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爲我去取之子再拜謝
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于燕京子盡
以其書付之又二年橐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
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
囑爲引予爲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
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口議
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
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
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金李俊民撰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瀦而爲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潦停而蹄泔漲朝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宏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學哉吾鄉李周章先生粵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爲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猷年而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

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近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稱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哀集其文募工鋟木以壽其傳可謂賢于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賁大成之像復新立道之堂給田以贍學校蠲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衆美俱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闕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卽事傷時懷

舊陶寫蘊奧之情涵詠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於堯舜
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
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
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
用勇退居閔朝經暮史冥挾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
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元酒有典則
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
士大夫會於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
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繪日月
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尚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日月照臨
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
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
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
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摹寫物象而
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
家濩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
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
文章典瞻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
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半山老人
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
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
生平著述多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晚年游戲之
緒餘耳每一篇出土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

錦堂主人崇儒重道侍先生以忠敬迺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鍍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公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瀛久蒙先生教澤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
余月初吉劉瀛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士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之平易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苦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踈局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于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鈞元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

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於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尚何待僕之諛諛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觀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重刊序 正德戊辰

葉贊序 正德戊辰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玉蘭堂藏書

金元好問遺

頤齋張德輝類次

卷首有玉蘭堂辛夷館

暨季振宜印記蓋文氏舊藏後歸滄葦者

李治序

中統三年

徐世隆序

李瀚重刊序

宏治戊午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博弈者流猶賢乎已屏山年二十有九闕口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藁心學諄諄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追繹先賢誠難倒指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

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宏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

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
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
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羨張無盡
見之當歛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
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撿指蒙學對句之
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歷翫焦
桐而贊南風在變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濶
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
閑形於論辨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
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
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
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辭藻者不讓蘇黃恃歌詞者輒輕
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操蹟妍
醜得其全者鮮矣厭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
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
而成之蓋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言言語
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投又以薄雲天如寶
鑑無塵寒冰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
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
其全矣厭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
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沉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
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
心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

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臯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望日平水冰巖老人王鄰敘

乾坤之運否之則寒秦之則通日月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有所托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宏况乎啟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拄邪於積亂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大賢超人異行舉厯代非常之事卒前哲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爲吾道之偁夫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情其性典謨遠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滌辭作以大學中庸爲虛位以致知格物爲迂論聖門閉而不開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宙之內昏昏默默如夜

之未晝夢之未寤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於太陽寒谷未熙於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仁壽滌瑕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肓補天維之罅漏州郡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斷雕反樸鑄頑成仁扇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羣生教績將絕之時功蓋無形之世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楨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機衡而泰階平明厯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彌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吾

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已任涵養於事業形容於文章
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遊戲妙場掀揭理窟
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
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
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詰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
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間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
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
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燦
星斗幹旋之勢雷動颺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
冥合元幾奇變異態靡有定跡覓乎出於見聞之外鏗鎔
炳耀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真宰胸中別是一
天爾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

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真境至於自然而然
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
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
於外爲道派卽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
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作之者創於始亦在乎述
之者成其終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
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
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
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掄揚
溢美勒成爲書中有或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於世益
廣其傳真得仁人之雅意省察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
君玉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共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

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
應命蓋公之心術至蹟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
不能俱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
勲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
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
而已實救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彛倫鼓舞士
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
戲大禹不治水我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
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弊幽而復顯
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
奕世其功德無慙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
也非獨予之所言廼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
初吉襄山孟攀鱗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文
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
指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蓋其浩
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
才有開物成務之畧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
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
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
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
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
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

當聖朝開創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宏德威
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
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
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偬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
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
於元機千彙萬狀會歸於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
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邪殊不知公善養其
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
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
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鑲版過雲中同監納
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
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
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
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掛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于是乎書
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藏春詩集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藏書

元朝集

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

類集

胡菊圃

重

從天順刊本校并補錄天順五年馬偉

黎近兩序板心有橋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
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
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
章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
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侯

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蕝以定
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雲霾草昧之世天
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諡曰文不亦宜乎至于裁雲鏤
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公沒後十有四年
是集始行于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
求爲敘引晚生愚陋誠不足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
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大中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閻復序

馬偉序

天順五年

黎近序

天順五年

胡氏手跋曰劉公名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藏春以沙
門佐元定天下始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贈儀

同三司太傅諡文貞至元中學士閻復嘗序其遺集明天
順間處州守馬偉哀次公詩爲藏春集六卷鋟版行世今
書肆中亦罕有之僅於顧俠君元詩選中見數十首而已
余近得吾鄉曹侍郎倦圃家寫本二冊又爲王贊之氏所
藏而魯魚觸目脫文時見因慨曹氏書亦有未經點勘者
不得稱善本也茲借武元張氏清綺齋藏雕本校對一一
改補因識歲月乾隆丙戌歲仲秋十日安定小書隱生重
手識

又曰集中止有七言律詩七言集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
五言律絕詩其非全書明矣至章奏碑版之文劉公所作
必富而集中亦無一字殆編次時失之耳菊圃學人記于
書隱閣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刊本

元張養浩撰

後附畫像記

至正甲午倪中撰

贊

劉耳撰

神道碑銘

張起巖撰 祠堂碑銘 闕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卽位關陝以西兵侵早厲民苧政荒拜行臺中丞廼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子遺若鼎魚笱蟻天毒方熾湯沸衆溢吏士猖蹶目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憊惘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摠誠宣惠

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狎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獎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碎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闕翕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摩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翀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具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术魯翀序

桐江集八卷

抄本

從錢唐何氏藏本傳錄

元方回撰

回有桐江續集皆入元後所作此其前集也

千頃堂書目載有回虛谷集未審卽此書否卷七鄭清之所進聖語考五後有宏治十四年重光作噩歲閏七月二十六日
寅紫雲溪范文恭錄一條

月屋漫藁四卷

舊抄本

元

天台山人黃庚著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難於其起弊也自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非太古忘言之天矣三代以還雖王者之迹熄而世猶近古其播於聲詩發爲辭令形於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時之實

豈好爲是虛言哉國以詩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詩文應科目又豈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於戰國詩之脉幾絕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自獲麟絕筆之餘諸子百家蝟興蜂起不有孟子之書出則聖人之道晦矣故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楊之簧鼓聖言班馬之戶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爲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脉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脉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于南渡之

末年以科目而爲詩則窮于詩以科目而爲文則窮于文
矣良可歎哉僕自齠齕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
何暇爲推敲之詩作閑散之文哉自科自不行始得脫屣
塲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厯攷
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醯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涔
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惟吟咏情性講明理義辭達
而已工拙何暇計也于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
漫藁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
韓杜在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時泰定丁卯孟夏作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抄本

臨何氏義門校

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自序曰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

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
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
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
六經論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
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
類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
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
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
酉冬赴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
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
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
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

勤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
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
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
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
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
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宋濂序

洪武四年

周儀序

萬曆元年

戴洵重刻序

萬曆辛巳

始予病此集譌謬不可讀遇藏書者必問嘗蓄善本以否
康熙庚寅始從隱湖毛十丈借得嘉靖以前舊抄一冊爲
文祗六十五篇分甲乙丙丁四卷以校新刊則唐畫西域

圖記一篇後半幅脫去二百六十餘字其他賴以改正處
甚多集中文爲新刻所逸者凡十二篇復補錄焉毛丈憐
余校之勤也云家有剡源詩亦舊抄本將并以借我乃書
以志喜焯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
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能從容於窘步
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
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朱季
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康熙辛
巳二月何焯題於陽羨舟次

剡源文集五卷

抄本

元載表元撰

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前四卷卽何氏所據

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也

宋濂序

洪武四年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舊抄本

元張伯淳撰

卷末有孫承事郎湖州路武康縣尹兼勸

農事知渠堰事炯編類一條板心上有九賁堂書四字下有辨惑二字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旣沒無成藁命男炯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爲十卷刊之家塾使無亡前人之微烈其藏諸人散于四方者未能兼收並錄則中心之深嘆也至正六年正月望日中議大夫河東宣慰副使致仕男采拜手謹識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樵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達宦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土裸將之餘屏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牘交馳爲杭郡文學椽遇事介然不可撼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浙東閩海憲幕微入遂直詞林陪講習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譔著情義益款洽不可僚屬遇我也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疇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豪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誦之蓋取尚鉤棘而春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樵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敷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

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傑之士勲業不得表見而
僅以文字傳 下缺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侍講學士嘉興張公諱
伯淳字師道之所著公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
爲天子言此人非直憲幕才也卽日遣駟騎一自海隅召
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
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
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
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浸罷公遂留翰林
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
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爲漢文帝陳治
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

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
舉行之而公之亡至于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
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
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
知公之才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
意也故爲序其端云至順三年四月望日奎章閣侍書學
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蜀郡虞集
序

伯淳曾孫跋

闕宣德七年
名

牆東類稿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陸文圭撰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

明初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鄧文原撰

卷首有毛子晉季滄葦印記

楊氏手跋曰性父以此集與王止仲褚園稿同見示鄧公何得比擬止仲畧讀一二知其大畧因書宏治二年二月廿四日楊循吉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抄本

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于會稽典錄近世任氏多工于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皇羽風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銘意鑄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於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他日大篇短章金春玉鳴又當嗣書焉浚儀王應麟書于奉川龍津驛

舍

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余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生遽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稿目覩手札感愴久之子老矣語言彫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于端以自訂云士林識

小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楊宏道撰

元好問序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魯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刊本

曹棟亭藏書

元許衡撰

何瑋序 正德戊寅

靜修集二十二卷 宋氏賓王手抄本

元劉因撰

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

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宋氏賓王跋云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案三十卷本首載至正九年牒文一通中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時所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凡二十年且哀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本之完備杜肅撰靜修先生壙記見至正本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卽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哀集詩文得數百篇石韞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鉅木傳需僕爲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經中留連願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瘁須髮頽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遽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爲姑述梗槩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東倉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从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曆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元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樵菴詞一卷遺文遺詩各六

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

宋賓王云三十卷實二十五卷

蓋偶見缺五卷者耳

皇帝聖旨襄江南瀾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刺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言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覩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邱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鉅梓以傳

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今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序 永樂癸卯

明肅府重刊序 成化己亥

周旋後序 宏治癸酉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耶律鑄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暉一日袖書一編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卽公蒙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并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齊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僨者也請子文以引其端幸毋讓余受而觀之見韁龍輓鳳鞭虬答鼈以求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雪縠月緝秋藻春以盡其情噫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檠夜延螢燭暗翠簾風窸月鈎闌此時年十五耳兩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鑠盡貴氣屈已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

庚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鴈門呂鯤書

詩之爲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經得風雅之變秦
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別始作得離騷之變
也黃初綿絡以至於大業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
者亦不可多得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
而已是故遺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尙且存焉爲
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退
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於文章慎許可
至於歌詩獨推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
亂息大厯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
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纔六七
年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又云書止於晉詩止

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國
朝自取魏以來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見玉泉大
老懷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望斷思依依欲憑鱗
羽傳音信海水西流雁北飛又云黃沙三萬里白髮一孀
親腸斷邊城月徘徊照旅人所以見哀思之情極矣又和
人詩云仁義說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
懷亦已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卽玉
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
之闔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枉教人費力賊不從
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
曲磨劒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
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竿道

士水平橋題籃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興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卽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闕回首超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旣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豪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回天地老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風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省淨氣韻深長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

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蟄龍興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深信者私用慚作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閭奧而雕蟲篆刻曰首坐窻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驎墮地一日千里駑駘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躊躇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作甕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

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旣解
寶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
栢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
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
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
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
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間意深而清婉氣修而色
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
蕩搖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
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噫古今
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廼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
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畧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
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趙
著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
二駭喑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藁始信嚮所傳不謬云趙
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歟古
人嫌其少作徃徃削藁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
今傳誦亶亶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况雙溪相門
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噫亦
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
曄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
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黼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芑澤天
下此特其土苴耳雖然源於細流廼成江漢則是集其權

與歟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蚤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輒誦人口
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掩者使然也
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
擊節賞嘆以謂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
題于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
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于元和中李
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
孰能以少壯爲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
其工拙矣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
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真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
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
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王萬
慶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舊抄本

元許謙撰

李紳序

正統丁卯

陳相序

成化丙戌

張瑄跋

成化乙酉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葉石君藏書

元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

正德丁卯

陳音序

宏治戊申

儲嚙序

汪舜民序

宏治己酉

汪循序

正德戊辰

何歆書後

正德丁卯

炳文裔孫濬董刊後序

正德戊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三

集部

別集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

舊抄本

元王樞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昭載信史傳播無窮於是招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澗王公年方而立首選為修撰公資魁碩宏雅抱負甚偉挺然有憫濟之志而以斯文為己任蒐奇抉勝旁鶩遐騁一歸于義理之正治世之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薦厯顯要建言折務切中時宜薦紳之士舉皆歸美逮自外臺徵長翰林器益闕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冊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尊



之公之年已邁而神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優禮恩數有隆公則引年請老趨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望具孚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旣捐館其子太常司直公孺彙集遺文餘百卷請予置言其端予從公游久知公爲深夫文爲用於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敦敘儒教自文康王公綰持文衡肇修史事敬齋鹿菴諸公次之而公首膺選擢復繼其後洎諸同輩翼其有華史牘旣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令彬彬郁乎仁政之所施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之遠立言之妙自成一家可儷于前修可則于後世有子克紹先志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爲不朽而公志之未究者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爲不妄至大己酉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構謹序

士熙童卯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定公履綦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又聯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于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旣觀先正之制作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百拜謹識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一海內驅

塞馬百萬南牧江滸外徵貅虎之臣馳鷺邊陲內則招徠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風文定公於是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詔播告四方訓迪臣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鉉大蔚然甚盛蓋所謂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伯常王侯以公

大全文集俾本學鑿梓時衆以禾庠廩粟有限議欲均派諸學王侯謂應龍曰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以副朝廷崇尚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屬應龍計料分類篇目爲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工未及竟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凜乎其不可留辛酉九月本道分司盧簽憲到路適會公之長孫赴福建簽事道由嘉禾議論翕合遂委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省幕聲譽素著視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爲病洊申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拾餘人併工相而成之繇是賴以完備役繁費殷良不易也倘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下烏能績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

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觀公之全

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簽事皆英傑也昔吳季札嘗有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晚學羅應龍謹書集後

右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三月畢于至治壬戌正月

暉子

名跋殘缺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卽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 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

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
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
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
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先朝著蔡之是稽繫後生斗山之
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
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
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
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二西行省於學田子粒
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唯儒風有所激勵
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冊三國志三十冊已
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便刊行
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
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便
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
行省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褱完備咨來去
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
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作下
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出以自得
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
於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
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

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
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
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
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
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
能刊播言之盡傷若熒熒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日爲不
暝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
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
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宏益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
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

爲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
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去世今纔
十五寒暑特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希闊之遇予以見聖
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
明男王公孺百拜敘書于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
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閩域語性理則
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
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
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敷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牙
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
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

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寘之黃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鋟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觀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元程鉅夫

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翰林

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闕卷五至卷七三卷抄補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論扶植善類爲已事由是人才以多國是以定而治具張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于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見便殿敷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卽擢寘詞垣尋俾以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靡悼後患立朝三十餘年立冑監教條徵南中遺逸頒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爲文以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

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以之爲文而渾灑惟程公有焉公之子著作郎大本編輯公文將畢而卒孫少府世京繼迺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敘余誦公之文知公之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諭冊文終詩樂府云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澣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陽元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理則與氣合道與時合要與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靡乎不醇豈風氣乖而習弗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辟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拆勾者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也公生於宋淳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命入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於有立其所以儲精畜思藏器待時鬱而未施者固天所以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黼黻太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汨汨如有源之水流而不窮曲折變

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
之在潛邸也已喜儒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
致左右爰暨卽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
一時名士彙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文康公鶚
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冶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徒單公履
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四
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
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所謂
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
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
本之所錄也烏乎盛哉公諱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御名
以字行雪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

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諭
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之故其存
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有神物以呵護之而
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嘗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
今詎偶然乎洪武辛未秋盱江程潛致其仲兄淳之言來
南豐邑庠告從吉日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卷實
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者先君
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異繕寫以藏至正甲申持
入燕京承旨歐陽文公平章論德李公咸爲之序戊戌冬
復囊以浮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法重定爲三
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革命劉氏

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未刻庚戌秋先君子
攜以歸吁江未暇再刻也世運隆平捐貲遣人詣書市托
朱自達氏刊爲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
君子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止藏於家壬辰變故靡常湮
淪久矣茲以繡梓將完愿子叙其後嗟夫道之低昂文之
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
文屢厄而獲全子孫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
白者豈相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
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以丁亥歲
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長子源聯領秋闈流
寓薦書上春官俱不偶浮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潛會
於南豐獲覩文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
事朱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卷末
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元史本傳及諸
鉅公序述碑贊不敢復贅是歲日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
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融乎
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蹈襲自然成一代之
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爲文
章脫略宋季靡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
見答問稱旨卽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異數
也公之文雄渾雅則叙事詳密鋪張正大議論恢宏昭晰
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故其掄揚至治黼黻皇猷
天下之士翕然歸之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

之懿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
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有仁義道
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
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替議立冑監條約定設科舉程
制陳利病論權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
乎忠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歲受
學於族祖徽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徽菴得石洞之
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
一出而與興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
流傳於後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
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潛重刻梓成清朝適
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旣送官矣潛復屬釗序之斯文也不
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
其世其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
雪樓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子前
貢士後學江陵熊釗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
也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
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陶字二
百二十九號勘合坐取是集以補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
梓成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贖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
禾唐彥清也曾孫潛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
志之士校讎畢遂記其後云洪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

元袁稱撰

後附諡議

王瓚撰

墓誌銘

蘇天爵撰

王肄跋

永樂丙申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舊抄本

元周權撰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爲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爲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煨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爲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山周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樁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爲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騷以淫窮而無所寓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旣而托跡邱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魁壘而予所未見者乎故閱之不能去手因爲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傳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

婉而平巋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于唐以文爲詩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卽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贅意度簡遠議論宏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鬱至於詞筆尤爲雅健讀之疊疊忘味誠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竒才感歎之餘因書此以贅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楠書

括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爲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徃徃多可頌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攜其編詣予評之予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溫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予體充而氣龐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闕若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著蔡耶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觀世尙矣宋金之季詩人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翫蒼

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靡而不爲矣世道之日趨於盛矣乎雖然昔者子貢問子石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哉子貢曰捐吾詩學子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孰能過之因志予之說於是元統二年八月初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僕旣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爲之精選又倍神采焉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元識

此山詩不但簡澹和平而語多奇雋予爲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書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學士侍讀袁公伯長謂其意度簡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浙江提舉陳君衆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之言皆信於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予友翰林修撰宋顯夫哀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踰數千篇而猶採摭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予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稿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括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肯錄以寄予乎翰林侍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序恨

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余在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爲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其變如風雲雷電龍騰虎躑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斯書

自予去班行退栖田里清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過姚江葉君敬常留止官署見周君衡之古近體詩一大編案間因取日讀盡卷喜其體裁深妥音節清邁亟問而得其人閱其序篇猶故友袁文靖公居京師所作也當文靖在兩院時予亦竊紆朝跡不知予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中朝顯人題品具在奚俟余言獨惜婺括壤地相連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龍雲之未予滋愧焉因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至元五年冬十有二月五日東陽柳貫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元劉岳申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瀕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竒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

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
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
館閣四方羸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
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
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
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
決不冝廁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
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
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拮
據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禺費君
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
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爲

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
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湖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
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
心事真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念不忘今也何幸復
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
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
自幸以爲予雖不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
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之諸老焉
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爲述之亦因以
寄予懷云雲陽李祁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
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爲之推讓若臨川吳文

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
爲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
文章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洵
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爲先生之役矣因與
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藁什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
梓成而列於學官庶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
生之文未載茲集尙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

明宏治刊本

元貢奎撰

後附行狀

李黼撰

神道碑銘

馬祖常撰

陳澧序

洪熙元年

范吉刊板序

宏治庚戌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附錄二卷

舊抄本

元鷲溪劉鶚楚竒先生著男遂尊賢述尊武輯

有客携廬陵劉鶚詩一表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
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
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
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有者亦希如之何不
爲之嘉歎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鶚之早慧年二十
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
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
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
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
底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
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

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至矣翁以實其言行貽孫謀殆亦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端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竒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泰定乙丑八月翰林學士吳澄書

詩原諸性情非漫然而作也性發乎情則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禮義則事事有關名教所謂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君而不亂豈非以發乎性情而止乎禮義者歟三百篇後有離騷亦詩之變也而屈子之九歌九章等作可以

追十五國風何哉以其去古尙未遠耳漢魏晉五言猶爲近古至唐變而爲近體若陳拾遺之感寓李供奉之清新俊逸亦變而不失其正者迨至杜少陵勃然振興光焰萬丈可謂集詩人之大成而忠君愛國之誠往往發於咏歌如曲江杜鵑北征諸什情有所觸感慨係之故雖光怪瑰竒千彙萬狀所賦各殊而知爲少陵之意李長吉之窮幽極遠獨抒所見而不出於長吉之心故吾論楚竒之作高處在陶阮之間非拘拘於文辭言以性情言之也其大父貴實之說乃作詩之要爲學之本古今之通議非余之所云云者余本所賦而言之也所賦不同所造自異能移其所賦之偏而歸之性情之正惟學者能之以楚竒無所賦之偏而有所學之正其詩至此不亦宜乎至順三年五月

翰林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書

桂林翁百一歲時喜其孫鶚之遠遊而能詩也親爲序其稿而以實之一字訓之能詞章華也慎言行實也因愛以致教使歛華而就實也溫柔敦厚使其孫油然而有得於其間人之樂有賢父兄如此臨川先生天下師表謂桂林之年與其父相若而敬之如其父謂鶚之年與其子之年相若而愛之如其子尚齒貴德固君子之事也鶚既能文矣苟無以承其大父詩道貴實之訓亦何以得此於先生之言哉余嘗聞諸孟子之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能以作詩之實推而至於言事行道君親朋友之際無一而不體桂翁之言吾知其有進於斯乎鶚字楚奇與予同客都門旣讀其詩六體皆善信如臨川先生之言此

固桂林翁素知其孫者也翁去世已久楚奇進思其德故余又得推桂林臨川屬意之所在而發明之遂書其詩稿之後云翰林學士奎章閣侍講學士虞集伯生書

湖廣儒學副提舉劉君楚奇有詩一集乃祖桂林翁年一百一歲爲之序曰詩道貴實乃有佳處可傳旨哉斯言非期頤老人平生悟道於詩體驗極至出其至蘊以授其至親言豈至是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情欲信辭欲巧予幼受讀至是私謀諸心謂斯言雖未必出於聖人而實切於詩今之爲詩者情患不信故其辭不誕而戾於事卽僻而窒於理求其雅以正麗以則何可得也擬騷者失於怨而無據擬樂府者失於蕩而忘返此無他無情實故也予嘗執此以言詩世之工詩者不知信晚得桂林翁貴實之言

犂然有當於素志及觀楚奇作辭氣深安境趣一真所謂
佳處可傳者真如乃祖之訓宜表而出之以爲後學刻意
於詩者之勸云應奉翰林院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學士歐陽元譔并書

予聞永豐劉氏有百歲老人將就見而往拜之入門見一
翁可六七十不知卽老人也一門羣從森然亦不知孰爲
楚奇也其後數年楚奇以老人銘屬筆於余余旣銘老人
愛楚奇楚奇有奇氣不知其能詩也又數年相見於維揚
楚奇將之燕而予不果如遼陽亦未嘗與論詩也又十年
楚奇以京畿漕幕來歸過余出其詩大抵平易圓熟而馳
騁之態崎嶇之氣有不可繫而羈者有不主故嘗自不可
掩抑何其能也予愧焉玩臨川先生序稱其六體俱善評

詩之中寓有敬老憐才有廣孝慈之意楚奇得此復何求
哉余愧不知楚奇亦由楚奇自負不眩本不求知於人其
能詩良有以也予嘗謂自古江淮財賦給天下大半而世
嘗南士無一有取爾也如楚奇者又何訾焉雖然子益慎
重自愛毋忘乃祖之訓毋負臨川之望里生劉嶽申撰

劉虬序

永樂二十一年

周孟堅序

洪熙元年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元至元刊本

元馬祖常撰

後附桐鄉阡碑

虞集撰

神道碑

許有壬撰 石田山

房記爲附錄一卷闕卷六至卷八三卷抄補

皇帝聖旨裏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照得近准本道廉
使蘇嘉議牒洪惟聖代治安百年當有奇才表儀群士其

謀論足以裨益國家其詞章足以黼黻皇猷人雖云亡文不可泯伏覩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祖常系出西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明遂代言于北門摛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於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蔽垣贊畫機務四入栢府振肅憲綱俊髦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而淳厚遵大體而畧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邇清光屢橫經於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於御前斯維儒者之遭逢宜傳其文於永遠擬合照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遺文於淮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實足彰國家右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照得先奉御史臺劄付據監

察御史呈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旣篤敷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前哲模範後人本官位終宰執嘗在憲使如蒙比依學士元明善例將所著文集移文江淮拘該學校錢糧內刊行傳布于世不惟不負其才抑且有補風教具呈照詳得此憲臺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看詳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文章遠擷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又能裨益于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臺劄付仰依上施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差人抄錄本官文集委自總管不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

名儒子細較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
先具依准牒呈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揚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元五年九月日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祐初設科
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
公有文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修潔而筆力尤精
詣務刮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
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
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爲尚書在中書爲叅議在御史臺
爲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爲副使累階要官自奉清約
讀書刻厲如始學者雖一話言不苟及以病歸終于家大

夫士之聞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鐘編磬浚乎其韻瑤珞盪
琤栗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呂之和資佩服之
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公實有而似焉公之家世勳閥具國史及墓碑太原王守
誠與趙郡蘇天爵在游從中感知尤多故爲序其文集至
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推盪凡以
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於禮與樂矣升降
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瘠廉肉之節文之
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
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
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

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
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會王蘇數子之文君
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
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龐大
雅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
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褒然以古
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箠
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卽
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
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
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
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

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治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敷清華
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
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
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
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
矣淮東憲使趙郡蘇伯脩甫彙公文藁若干卷將鈔梓以
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
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
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
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
粵延祐中公以襍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
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

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
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
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應奉
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陳旅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法思得儒
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
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
公以學問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
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
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
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
訓誥誓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尚書兩司貢舉

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裸獻禮文
多公裁定及爲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
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
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
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
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
始一函夏干戈旣輯治化斯興而勛臣世族之裔皆知學
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
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
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
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

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識愚之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謹序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明景泰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

目錄後有重增目錄

嘉靖本散入各卷不另列

增詩文散入各卷末或元本所無而鄭達增入者歟

鄭達重刊序

景泰七年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

明人抄本

元虞集撰

學古錄世多有之類稿則不之概見所載詩

文多有出學古錄外者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類稿不著

卷數或未見全書歟未有門人吳彤編類門生重喜胡式

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卽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

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卽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哀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元爲序元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能爲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爲幸又高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爲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元序

皇帝聖旨裏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太

中牒嘗謂文以載道匪尚空言制作之興有關時運三代遠矣兩漢猶爲近古八代之衰文益弊而道益晦唐昌黎韓愈以天挺之資出而名世後學仰之如泰山北斗欽惟我聖元區宇光大治化休明時運之盛亘古所無而任制作之重亦必有其人焉伏觀前翰林奎章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閱閎名家久居禁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幹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鈔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聞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爲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准此看詳學士虞翰林所著文章詞華典與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鈔諸

梓以傳世實足模範於將來如准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
論爲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
子細校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施行先具依准
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撫州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五年五月日

憲司牒文具錄如右切惟監憲公嘉惠後學表章斯文憲
使憲副憲僉諸公道同志合相與署牒刻之臨川郡學而
憲幕經歷東平司君執中知事河中張君允中照磨保定
崔君文翼協贊以成其美焉惟賢人君子會合於一時俾
昭代文章永貽於百世猗歟盛哉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經
歷黃天覺謹識

道園遺稿六卷

元刊本

元雍虞集伯生

撰

闕序目及一二兩卷抄補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
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
鳳凰士爭先覩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
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
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
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
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聞士友間有公詩文
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
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
藁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

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觀其所好可以知其爲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涓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以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爲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楊椿序

自昔文章家著述之盛其集有內外前後續別之分蓋由其體製有同異歲月有蚤暮故其編纂彙次之法各有所存然其文之可傳者雖片言半簡皆不得而棄置又復有所謂拾遺者也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旣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謂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餘萬篇今道園

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并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是故昌黎之集成於門人河東之集託於朋友惟廬陵歐陽公之集其嗣人能致其力焉若堪之汲汲於此其亦可謂無媿於歐陽氏矣堪字克用一字勝伯好學有文能世其家而公之行能官伐已具於歐陽內翰所爲碑銘茲不著至正二十年正月十日金華黃潛序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于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爲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真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

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歎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君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繆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於他日云至正十四年五月甲子從孫堪百拜謹識

揭文安集十卷

舊抄本

茶竹堂藏書

元揭曼碩侯斯著 前有元史本傳後附錄遺文四篇首

頁有葉氏茶竹堂藏書印記

右揭文起上李秦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

虛紙四十番於此文之後偶有一遇當亦錄附焉成化丁亥歲八月十二日涇東道人識

王氏手跋曰揭文安集十卷歲巳丑得於崑山葉氏後有文莊先生名號圖記意謂文莊時舊本每焚香讀一過卽什襲而藏歲壬辰初夏構書于甫里之高陽氏丹臣許兄慨然出揭集眎予乃以繭綿紙紅格書寫紙墨俱古校對文目與予藏本無異共計九十一葉獨不分卷帙書頭多改字後有文莊親筆跋語因錄增此集之後復假歸細校改注增損計二百一十有三字蓋丹臣壻于葉故揭集亦得之葉乃知丹臣之書爲葉氏初本此本蓋校後復錄亦文莊時物也初本又有白紙別錄雜文四首並鈔附後康熙壬辰蓮涇後學王聞遠識於孝慈堂

揭曼碩詩集三卷 影寫元刊本

元揭傒斯撰門生前進士燮理清河化校錄 目錄後有至

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有揭傒斯詩三卷當卽是本孫慶增 玉照俱有印記

國公平圖
書館印

